



萨多维亚努选集

中篇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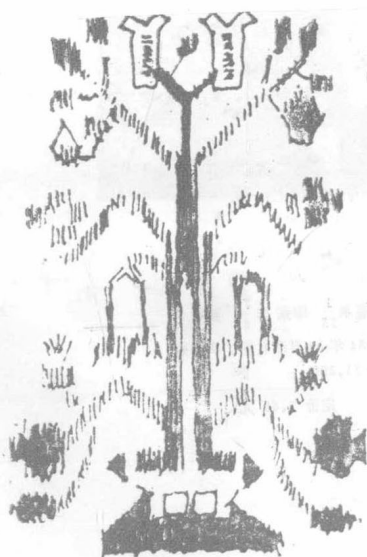
萨多维亚努选集

中篇小说选

张增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9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frac{7}{8}$ 插页 3

198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200

书号 10019·3714

定价 2.40 元



作者像

目 次

安古察客店

一 大公的牝马	3
二 哈拉拉姆比耶	12
三 龙	21
四 杨树井	35
五 另一个安古察	57
六 穷人的法官	73
七 贩卖莱比锡货物的商人	84
八 穷盲人	99
九 打井人扎哈里亚的故事	110

斧 头

第一章	127
第二章	136
第三章	144
第四章	151
第五章	158
第六章	168
第七章	177
第八章	187

第九章	200
第十章	209
第十一章	219
第十二章	231
第十三章	247
第十四章	257
第十五章	269
第十六章	282

花的诱惑

第一章 往事的回忆	297
第二章 会唱民歌的哈拉拉姆比耶舅 舅下山了	304
第三章 我的外祖父是车轮匠	315
第四章 我是怎样把考尔松从死亡里 救出来的	324
第五章 普里高普·利达沃伊老爹的 故事	335
第六章 百花岛上的天堂	345
第七章 伊利亚娜大婶回忆往事	359
第八章 学艺难	371
第九章 我所记录的杜米特拉凯·哈 乌的身世	381
第十章 意想不到的事件和巴什卡尼 黑白铁匠阿列库茨的出现	397

第十一章	我是怎样给哈拉拉姆比耶舅舅写信的	418
第十二章	不安、痛苦和危险.....	432
第十三章	我交了一张著名的数学试卷，库拉依则成了自由式摔跤的冠军	444
第十四章	工程师先生发现了罪魁祸首	455
第十五章	天堂的消息	468
第十六章	我非常敬佩我的舅舅哈拉拉姆比耶和我的朋友阿列库茨	474
第十七章		495
译后记		500

安古察客店

一九二八年

一 大 公 的 牝 马

在一个金色的秋天，我在安古察客店听到很多故事。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一年的圣伊利耶节下了一场暴雨，人们说，在摩尔多瓦河上空的乌云里看到一条黑色的蛟龙。一些不知名的鸟儿在暴风雨中向东飞去；列翁台老爹查看了他的历书，并向伊拉克里耶皇帝做了解释，证明这些羽毛洁白如霜的迷路的鸟儿来自天涯的小岛，指出这是皇帝之间要打仗和葡萄将要丰收的征兆。

后来，阿尔布皇帝确实兴兵攻打了异教徒，同时，为了让历书上的预言得以应验，上帝真的使下国的葡萄结实累累，葡萄种植者都无处存放葡萄汁了。为了把葡萄酒运到山里去，车夫们从我们这儿出发了，于是安古察客店就成了消遣娱乐和讲故事的场所。

四轮兽力车的车队络绎不绝。乐师们不停地演奏着。当一些人由于劳累和饮酒过度而倒在地上的时候，另一些人又从客店的角落里站起来。

酒鬼们打碎了那么多酒杯，在以后的两年中，路过此地去罗曼赶集的妇女们看见这些酒杯的碎片，都感到非常惊讶。客店里，几个训练有素的能干厨师正在烤大块的羊肉和小牛肉，或者烤摩尔多瓦河出产的雅罗鱼和巴鱼。而年轻

的安古察——她弯弯的眉毛和狡黠的性格同她的母亲完全相同——面颊绯红，把裙子束在腰带里，挽着袖子，象一个顽皮的孩子似的跑前跑后，把葡萄酒和食物、微笑和问候分送给大家。

你们该知道，这个安古察客店过去并不是客店，而是一座堡垒。这儿到处都是厚厚的围墙，几扇大门上包着金属叶子，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客店可以接纳客人、牲口和车辆，而且谁也不用担心小偷。

我说的那个时代，还是国泰民安的时代，所以客店的大门就象大公府第似的敞开着。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通过那些大门，你可以看见摩尔多瓦河河谷，极目远眺，你还可以一直看到覆盖着枞树的恰赫勒乌和哈勒乌卡山峰上的雾霭。夕阳西下时，远方的景色暗淡下来，被神秘的浓雾遮蔽，这当儿，炉火便照亮了石墙、黑门和带铁栅的窗户。那时，乐师们暂停了他们的演奏，讲故事的时刻到了……

在那些富足、欢乐的日子里，有一位陌生的外地农民长期住在这家客店里，我很喜欢这个人。他经常和大家碰杯，并带着沉思的目光听乐师们的演奏，每当谈论到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事情的时候，他总爱跟列翁台老爹抬杠。他身材很高，白发苍苍，瘦骨嶙峋，满脸皱纹。在他剪短了的唇髭周围和一对小眼睛的眼角上，布满了无数细小的皱纹。他的眼睛是严厉而忧郁的，他那蓄着短短唇髭的脸上，仿佛老是浮现出凄惨的微笑。

大家管他叫约尼查御马官。在约尼查御马官的灰呢子

衣服内的宽腰带里，有一个沉甸甸的钱袋。他是骑着一匹非常神奇的马到这里来的。这是一匹没有吃下一托盘炭火的神话里的马。它已经瘦成皮包骨了！它是一匹枣红马，三只蹄子上长着白毛，驮着高大的马鞍子一动不动地靠墙站着，鼻子下面还剩下一把干草……

“我在这儿是个过路人……”约尼查御马官拿着酒杯，说道。“我骑马周游世界……我的枣红马总是备着鞍子，时刻做好出发的准备……谁也没有我这样的马……我跨上马，把皮帽子往耳朵上一拉就走了，我什么都不在乎……”

他嘴上说是要走，可是并没有走，还是和我们呆在那儿。

“说真的，”有一次，列翁台老爹回答他说，“象你这样的马还真是不好找，你骑着它走了九年，跑遍了所有的王国！单是它这张皮就值不少钱！每当我想到这些就感到奇怪。”

“你应该知道，我的朋友列翁台！”那个外地农民倒竖着剪短了的唇髭嚷道。“这匹又瘦又健壮的马不知道什么是饥饿，什么是疲劳。对于饲料，它只用一只眼睛看一看就算了，当我忘了给它饮水的时候，它也并不生气。至于马鞍子，就好象是长在它身上似的！这是一匹良种马，是一匹四蹄雪白的牝马的后代，我年轻的时候骑着那匹牝马十分神气，就连尊敬的米哈依·斯图尔查大公看见它也感到诧异……”

“约尼查先生，为什么大公看见它会感到诧异呢？它也

那么瘦弱吗？”

“那当然。这正是我要给你们讲的一个故事，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

“约尼查先生，我们怎能不愿意听呢？尤其是这是米哈依·斯图尔查大公时代的故事。”

“尤其是我青年时代的故事……”那个外地农民严肃地回答说。“那时，我也呆在这儿，在炉火和装满葡萄酒的大车旁边。当然，那时我是跟另一些人在一起，现在他们早已变成黄土了。当时在我们周围忙碌的是另一位安古察——这位安古察的母亲，现在她也到一个不甚愉快的世界里去了。有一天，当时我心里非常烦躁。我站在客店门口，左手拿着酒杯，右手牵着那匹牝马的缰绳……那一位安古察就跟这一位一样，也坐在这地方，轻轻地倚在门框上，听我在谈古说今……那时我说了些什么，现在我记不起来了。那些话跟秋天的树叶一样，不知道飘向何方了……”

我们在场的这些上国的农民和车夫仰着头，睁大了眼睛围着约尼查御马官坐在圆木和车辕上，这时，在他剪短了的、又粗又硬的唇髭下流露出一丝无精打采的笑容。那位年轻的安古察站在门槛旁，轻轻地倚着门框，秋日的阳光斜射着她，给她的半边脸涂上了一层光芒。在附近的河谷里，透过岸边的树丛，摩尔多瓦河在闪闪发光；远方是依稀可辨的群山，在稀薄的蓝色云雾下，宛如停滞的波浪。

站在客店角落里的那匹瘦马感到寂寞了，突然轻轻地嘶叫了一声，象个魔鬼似的冲我们呲了呲牙。安古察吓了

一跳，迷惑不解地把她长着两条弯眉的眼睛转向它。

“喔！”御马官说，“你们看，那匹老牝马也是这样嘶叫和这样笑的……谁知道呢，说不定现在它已经变成狼的眼睛或牙齿了，——但是它的笑声犹在，这一位安古察也被它吓坏了。

“诸位先生，正象我跟你们说的那样，我当时就站在此地，正准备动身，脚已经踏上了马镫。可是就在这当儿，我听到鞭子的劈啪声和四轮马车的辘辘声；正当我仰起脖子并转过头去的时候，我看见大路上来了一辆四匹马并排拉着的马车……马车驶近了，根据惯例，它在客店门口停下。一位老爷从马车上下来，以便象先前那样看一看安古察那双眼睛。

“他走近的时候，我冲他举起了盛着葡萄酒的酒杯，并为他的健康干了杯。他停下来，笑着看了看我，看了看我的牝马和我周围的人，愉快地跟大家干了杯。他是一位乡间的小贵族，下巴上长了一圈红胡子，脖子上戴着一条精致的金链……

“‘善良的人们，’那位老爷说，‘在摩尔多瓦公国看到这样的饮宴和欢乐气氛，我感到极为高兴……’

“‘我们也很高兴，’我说，‘因为我们听到了这么美好的话。这句话就跟最好的葡萄酒一样。’

“那位老爷又笑了笑，并问起我是什么地方的人，要到哪里去。

“‘尊敬的老爷，’我回答说，‘我出身于苏恰瓦地区特勒

格奈什蒂一个农民家庭。但是，我行踪不定，因为我的敌人心太狠、手太辣了。尊敬的老爷，我正在打一场没完没了的官司。这桩不愉快的事已把我搞得精疲力尽。这场官司是我从我父亲、教堂唱诗人约纳手里继承下来的，而且我担心，我也会把它作为遗产留给我的子女，——如果上帝有幸让我有孩子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那位老爷惊奇地问。

“‘尊敬的老爷，正象我说的那样，我们的官司在卡里马赫大公当政以前就开始了。我出过庭，许多人上过公堂，做过调查，划过地界，证人们宣过誓，为此，在打这场官司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一些人死去了，同时，为了把官司继续打下去，我们家里又添了一些人，您看，就是到我死了，这场官司也打不完……最近，我的仇人在耕地的时候又从我的祖田里侵占了两斯登热尼零五巴掌宽的土地，一直侵占到瓦拉养蜂场。我又到县府去申诉，但是没有人同情我，因为我的仇人，请您不要生气，是一个可恶的大地主……我一看是这么回事，便立刻从房梁上把那个装着打了蜡印的旧文书的口袋拿下来，重新翻阅了一遍，从里面找出一些有用的，把它们往宽腰带里一塞，骑上我的枣红马，马不停蹄地从这儿赶到大公那里，请他替我伸张正义！’

“‘这能行吗？’那位老爷又惊奇地问，同时用手抚摩了一下他的胡子，并在手指间玩弄着金链。‘你要到大公那里去吗？’

“‘我要去！要是大公也不替我伸张正义的话……’

“那个地主放声大笑起来。”

“‘哎，要是大公也不替你伸张正义呢？……’”

故事讲到这里，约尼查御马官稍微压低了声音，但是年轻的安古察——就跟那位老安古察的举止一模一样——歪着头，侧着耳朵，打算听听，如果大公也不给这位农民伸张正义将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大公也不替他伸张正义，他就要请尊敬的大公吻他牝马的屁股！……

御马官象我们上国人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些话，这时安古察紧闭双唇，故意装出全神贯注地看着大路的样子……

“我说出这句话的当儿，”那位农民接着说，“当时的那位安古察连忙用手捂住嘴，装出看着大路的样子。而那位老爷却笑起来。后来，他止住笑，一边抚摩胡子，一边玩弄金链。”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见大公呢？’那位老爷问。”

“‘尊敬的老爷，当我为尊敬的阁下干了这杯葡萄酒的时候，我就要象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那样，跨上坐骑，马不停蹄地到雅西去了。如果阁下也想品尝一下奥多贝什蒂新酿的葡萄酒，安古察会用一只新酒杯给您送来一杯红葡萄酒的。阁下，倘若您肯赏光，我们将极为高兴……’”

“原来那位安古察——也跟现在这位一样狡黠，并且长着同样的眼眉——用一个陶土制的杯子给那位老爷送来了一杯下国出产的红葡萄酒，他回过头来，笑眯眯地看着她。作为一个农民，我热情地要求代付这杯酒钱，同时拿出四个

巴尼^①扔在安古察的裙子里。

“后来，那位贵族登上他有弹簧的马车走了。”

“而我呢，正象我说过的那样，骑上马，一口气跑到雅西。我在劳宗斯基教堂旁边、大公府对面一家客店里歇了脚。第二天将近中午的时候，我梳洗完毕，便忐忑不安地来到大公府的门前。

“在大门口，一个士兵用刺刀尖对准我的脑门子。我向他说说完了我的苦处，他便向屋里喊了一声，从那儿立刻来了一个老兵，他马上就把我带到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在那儿，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军官接待了我，他的衣服上佩着饰物，镶着金边。

“‘老乡，你有什么事？’

“‘我的情况是这样，——我是约尼查御马官，特勒格奈什蒂的农民，我到大公这里来，就象雄鹿渴望泉水那样，渴望着大公为我主持正义。’

“‘好吧，’那个年轻军官回答。‘大公现在就可以听你申诉。你把帽子放在这儿，从这扇小门进去。在那边那间大厅里，你会见到大公，你有什么苦处就向他申诉吧。’

“那时，血涌上了我的眼睛，我的视线模糊了。但是，我咬紧牙关，控制住自己的感情。那位军官打开那扇小门，我便走进那间灯火辉煌的大厅。因为我低着头，所以只看到大公那双羊皮靴子。我连忙跪下去，心里想，对于我的不

^① 罗马尼亚的货币单位，一百巴尼等于一列伊。